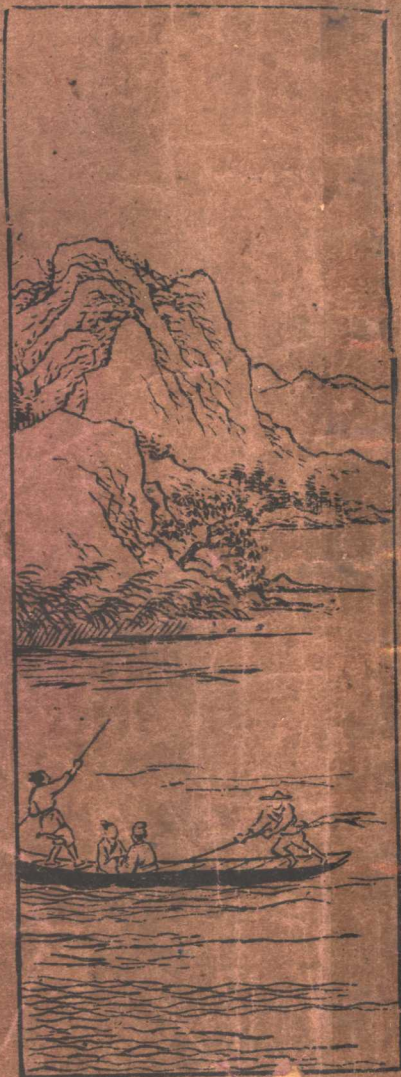


老殘遊記



老殘遊記目錄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|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 |
| 第二章 | 歷山山下古帝遺蹤 |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 |
| 第三章 | 金線東來尋黑虎 | 布帆西去訪蒼鷹 |
| 第四章 | 宮保求賢愛才若渴 | 太尊治盜疾惡如仇 |
| 第五章 | 烈婦有心殉節 | 鄉人無意遭殃 |
| 第六章 | 萬民流血頂染猩紅 | 一席談心辨生狐白 |
| 第七章 | 借箸代籌一縣策 | 納糧閒訪百城書 |
| 第八章 | 桃花山下下獵虎 | 柏樹峪雪中訪賢 |
| 第九章 | 一客吟詩負手面壁 | 三人品茗促膝談心 |
| 第十章 | 驪龍雙珠光照琴瑟 | 犀牛一角聲叶笙篴 |
| 第十一章 | 疫鼠傳殃成害馬 | 狗犬流災化毒龍 |
| 第十二章 | 寒風凍塞黃河水 | 暖氣催成白雪餅 |
| 第十三章 | 妮妮青燈女兒酸語 | 滔滔黃水觀察嘉謨 |

第十四章

大縣若蛙半浮水面

小船如蟻分送餛飩

第十五章

烈燄有聲驚二翠

嚴刑無度逼孤孀

第十六章

六千金買得凌遲罪

一封書驅走喪門星

第十七章

鐵廠一聲公堂解東

瑤琴三疊旅舍銜環

第十八章

白太守談笑釋奇冤

鐵先生風霜訪大案

第十九章

齊東村重搖鐵串鈴

濟南府巧設金錢套

第二十章

浪子金銀伐性斧

道人冰雪返魂香

老殘遊記卷一

第一章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

話說山東登州府東門外，有一座大山，名叫蓬萊山。山上有個關子名叫蓬萊關。這關浩得畫棟飛雲，珠簾捲雨，十分壯麗。西面看城中人戶，煙雨萬家；東面看海上波濤，崢嶸千里。所以城中人士，往往於下午，攜樽挈榼，在關中住宿，準備次日天明，看海中日出，綠水紅球，習以爲常。這且不表。

卻說那年有個游客，名叫老殘——此人原姓鐵，單名一個英字，號補殘，因慕懶殘和尚煨芋的故事，遂取這「殘」字做號；大家因他人頗不討厭，契重他的意思，都叫他老殘；不知不覺，這老殘二字，便成了個別號了。他年紀不過三十多歲，原是江南人氏，當年曾讀幾句詩書，因八股文章不通，所以學也未會進得；教書又沒人請他；學業年紀嫌大，不中用了。其先他的父親，官也是個三四品的；因性情迂拙，不會要錢，所以做了二十年實缺府道，回家仍是典了衣服做盤費的；你想，可有餘資給兒子用嗎？這老殘既無祖業可守，又無行當可做，自然飢寒二字

漸漸逼緊來了。正在無可如何，恰巧天不絕人，來了一個搖串鈴的道士，說是：『曾受異人仙術，能治百病。』街上人找他治病，百治百效；所以老殘拜他爲師，學了幾個口訣，從此也搖串鈴子，替人治病餬口去了。

奔走江湖，二十年來。這年剛剛走到山東古千乘地方，有個大戶，姓黃名叫瑞和，害了一個奇病，渾身潰爛，每年總要爛幾個窟窿；歷經多年，沒有人能治得這病；每發在夏天，一過秋分，就不要緊了。那年春天，老殘走到這個地方，黃大戶家管事的，問他：『可有法子，治這個病？』他說：『法子儘有，只是你們未必依我去做；今且略施小術，試試我的手段；若要此病永遠不發，也沒有什麼難處，只須依著古人方法，那是百發百中的。別的病是神農黃帝傳下來的的方法；只有此病是大禹傳下來的的方法；後來唐朝有個王景，得了這個傳授，以後就沒有人知道此方法了。今日奇緣，在下倒也懂得這個法子。』於是黃大戶家，遂留老殘住下，替他治病。說起來真也奇怪，往年是一處醫好，一處又潰了窟窿；今年雖然小有潰爛，卻是一個窟窿也沒有出過。爲此黃大戶家，甚爲喜歡，看看秋分已過，病勢是不要緊了；大家因爲黃大戶不出窟窿是十多年來沒有的事，異常快活，就叫了個戲班子，唱了三天謝神的戲；又在西花廳上，搭了一座菊花假山，今日開

宴，明朝設席，鬧得十分暢快。

這日老殘吃過午飯，因多喝了兩杯酒，覺得身子有些困倦，就跑到自己房裏一張睡榻上躺著，歇息歇息。纔閉了眼睛，看外邊走進兩個人來：一個叫文章伯；一個叫德慧生——這兩人是老殘的至友——一齊說道：『這般長天大日，你蹲在家裏做甚？』老殘連忙起身讓坐，說道：『我因這兩天，困於酒食，覺得怪膩的慌。』二人道：『我們現在要往登州府，去訪蓬萊閣的勝景，因此特來約你；車子已替你雇了，你趕緊收拾行李，就此動身罷！』老殘行李，本不甚多，不過古書數卷，儀器幾件，收檢也極容易，頃刻之間，便上了車。無非風餐露宿，不久便到了登洲，就在蓬萊閣下，覓了兩間客房，大家住下，也就玩賞玩賞海市的虛情，蜃樓的幻景。次日，老殘向文德二公道：『人人都說日出好看，又杜工部詩云，『日出海拋球』，我們今夜何妨不睡，看看日出，何如？』二人說道：『老兄有此清興，弟等一定奉陪。』秋天雖是晝夜停勻時候，究竟日出日入，有蒙氣傳光，還覺得夜是短的；三人開了兩瓶酒，取出攜來的殺饌；一面吃酒，一面談心，不知不覺，東方已漸漸放光明了——其實離日出尚遠，這就是蒙氣傳光的道理。三人又略談片刻。

德慧生道：『此刻也差不多時候了，我們何妨先到閣上頭去等呢？』

文章伯說：『耳邊風聲甚急，上頭窗子大敞，恐怕寒冷，比不得這屋子裏和暖，須多穿兩件衣服上去。』各人照辦了，又都帶了千里鏡，攜了毯子，由後面扶梯曲折上去。到了閣子中間靠窗一張桌子旁邊坐下，朝東觀看，只見海中白浪如山，一望無際；東北青煙數點，最近的是長山島，最遠便是大竹、大黑等島了。那閣子旁邊，風聲呼呼價響，彷彿閣子都要搖動似的。天上雲氣一片價疊起，只見北邊一片大雲，飛到中間，將原有的雲，壓將下來，並將東邊一片雲，擠得越過越緊，越緊越不能相讓，情狀甚爲譎詭。過了些時候，就變成一片紅光了。慧生道：『殘兄！看此光景，今兒日出是看不著的了。』老殘道：『天風海水，能移我情，即是看不著日出，此行亦不爲辜負。』章伯正在用望遠鏡凝視，說道：『你們看東邊黑影一線，隨波出沒，定是一隻輪船，由此經過。』於是大家皆拿出望遠鏡，對著觀看。看了一刻，說道：『是的，是的；你看有極細一絲黑線，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，那不就是船身嗎？』大家看了一會，那輪船也就過去了。慧生還拿著望遠鏡，左右窺視。正在凝神，忽然大叫，『屢呀！屢呀！你瞧那邊一隻帆船，在那洪波巨浪之中，好不危險！』兩人道：『在什麼地方？』慧生道：『你望正東北瞧那一片雪白浪花，不是長山島嗎？在長山島的這邊，漸漸

來得近了。」兩人用望遠鏡一看，卻道：『噫呀！噫呀！實在危險得很！』

幸而是向這邊來，不過二三十里，就可泊岸了。」相隔亦不過一點鐘之久，那船

來得業已甚近。三人用望遠鏡凝神細看，原來船身有二十三丈長，是隻很大的

船。船主坐在舵樓之上，樓下四人，專管轉舵的事；前後六枝桅杆，掛著六扇舊

帆；又有兩枝新桅，掛著一扇簇新的帆，一扇半新不舊的帆；算來這船，便有八枝

桅了；船身吃徹很重，想那艙裏裝著貨物。船面上坐的人口，男男女女，不計其

數，卻無篷窗遮蓋風日，同那天津到北京三等客位火車一樣；面上有北風吹著，身

上浪花濺著，又溼又寒，又飢又怕。看這船上的人，都有民不聊生的氣象。那

八扇帆下，各有兩人專管繩脚的事，船頭及船面上，有許多人，彷彿水手的打

扮。這船雖有二十三丈長，卻是破壞的地方不少。東邊有一塊有三四丈長

短，已經破壞，浪花直灌進去；那旁——仍是東邊——又一塊丈許長的，水波亦漸

漸浸入；其餘的地方，沒有一處無傷痕。那八個管帆的，卻是認真的在那裏照

管，只是各人管各人的事，彷彿在八隻船上似的，彼此不相關照。那手水只管在

那船面上坐的男男女女隊裏亂竄，不知所做何事。用望遠鏡仔細看去，方知道他

在那裏，搜他們男男女女所帶的乾糧，並剝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。章伯看得親

切，不禁狂叫道：『這些該死的奴才！你看這船眼睜睜就要沈覆，他們不知想法補救，早點泊岸；反在這裏騷騷好人，氣死我了！』慧生道：『章哥不用著急，此船目下相距不過七八里路，等他泊岸的時候，我們上去勸勸他們便好。』正在說話之際，忽見那船上殺了幾個人，拋下海去；捩過舵來，又向東邊去了。章伯氣得兩腳直跳，罵道：『好好的一船人，無窮性命，無緣無故，斷送在幾個駕駛人手裏，豈不冤枉！』沈思了一回，又說道：『好在我們山脚下，有的是漁船，何不駕駛一隻去，將那幾個駕駛的人打死，換上幾個？豈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，何等功德！』慧生道：『事雖好，究嫌鹵莽，恐有未妥，請教殘哥，以爲何如？』老殘笑向章伯道：『此計甚妙，只是不知你帶幾營人去？』章伯憤道：『殘哥怎麼也這等糊塗，此時人家正在性命交關，不過一時救急，自然是我們三個人去，那裏有幾營人來給你帶去！』老殘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他們船上駕駛的，不下二百多人，我們三個人，要去殺他，恐怕只會送死，不會成功，高明以爲何如？』章伯一想，理路卻也不錯，便道：『依你怎麼樣？』難道白白地看他們死嗎？』老殘道：『依我看來，駕駛的人，未會有錯，只因兩個緣故，所以把這船就弄得狼狽不堪了。怎麼兩個緣故呢？一則，他們走太平洋的，只會過太平日子，若遇風平

浪靜的時候，他駕駛的情狀，亦有操縱自如之妙，不意今日遇了這大風浪，所以都毛手毛腳。二則，他們未曾預備方針，平常晴天的時候，照著老法子去走，又有日月星辰可看，所以南北東西，尙還不大很錯，這叫做「靠天吃飯」；那知遇了這陰天，日月星辰，都被雲氣掩了，所以他們就沒有依傍；心裏不是不想望好處去做，只是不知東南西北，所以越走越錯。爲今之計，依章兄法子，駕駛漁艇，追將上去；他的船重，我們的船輕，一定追得上的；到了之後，送他一個羅盤，他有了方向，就會走了。再將這有風浪無風浪時駕駛不同之處，告知船主，他們依了我的話，豈不立刻登彼岸了嗎？」慧生道：「老殘所說極是！我們就趕緊照樣辦去。不然，這一船人，實在可危的極。」說著，三人就下閣子，分付從人，看守行李物件。那三人卻俱空手，帶了一個最準的羅盤，一個紀限儀器，並幾件行船要用的物件，下了山；山脚下，有個船塢，都是漁船停泊之處；選了一隻輕快漁船，掛起帆來，一直追向前去。幸喜本日括的是北風，所以向東向西，都是旁風，使帆很便當的；一霎時離大船已經不遠了。三人仍拿著遠鏡細看。及至離大船十餘丈時，連船上人說話，都聽得見了。誰知道險卻管船的人搜括衆人財物外，又有一種人，高談闊論的演說。只聽他說道：「你們各人，均是出了船錢坐

船的，況且這船也就是你祖遺的公司產業，現在已被幾個駕駛人，弄得破壞不堪，你們全家老小性命，都在船上，難道都在這裏等死不成嗎？就不想個法兒挽回挽回呢？真真該死的奴才！」衆人被罵得啞口無言，內中便有數人出來，說道：「你這先生所說的，都是我們肺腑中說不出的話，今日被先生提醒，我們實在感激得很，只是請教有什麼法子呢？」那人便道：「你們知道現在非錢不行的世界了！你們大家斂幾個錢出來，我們拿出自己的本領，振起精神，拌著幾個人流血，替你們爭個萬世安穩自由的基業，你們看好不好呢？」衆人一齊拍手稱快。章伯遠遠遠的聽見，對二人說道：「不想那船上，竟有這等的英雄豪傑！早知是如此，我們可以不必來了。」慧生道：「我們姑且將帆落下幾葉來，必須緩追那船，看他如何舉動。倘真有道理，我們便可回棹了。」老殘道：「慧哥所說甚是！依愚兄看來，這等人恐怕不是辦事的人，只是用幾句文明話頭，哄騙幾個錢用罷了。」當時三人，便將帆葉落下，緩緩的尾大船之後。只見那船上人，斂了許多錢，交給演說的人，看他如何動手。誰知那演說的人，斂了許多錢去，找了一塊衆人傷害不著的地方，立住了腳，便高聲叫道：「你們沒血性的人！涼血種類的畜生！還不要趕緊打那個掌舵的嗎？」又道：「你們還不把管船的一個一個

殺了嗎？」那知就有不懂事的少年，依著去打掌舵的，也有去罵船主的，俱被那旁邊人殺的殺了，拋棄下海的拋棄下海了。那個演說的人，又在高處大叫道：「你們爲什麼沒有團體？若要全船人一齊動手，還怕打不過他們嗎？」那船上就有老年曉事的人，也高聲叫道：「諸位切不可亂動！倘若這樣做去，勝負未分，船先覆了，萬萬沒有這個辦法！」慧生聽得此語，向章伯道：「原來這裏的英雄，只管自己斂錢，叫別人流血的！」老殘道：「幸而尚有幾個老成持重的人！不然，這船更覆得快了。」說著，三人便將帆葉抽滿，頃刻便與大船相並；篙工將篙子鉤住大船，三人便跳將上去。走至舵樓底下，深深唱了一個喏，便將自己的羅盤及紀限儀器等，取出呈上。舵工看見，倒也和氣，便問道：「此物怎樣用法，有何益處？」正在議論，那知那下等水手裏面，忽然起了咆哮，說道：「船主，船主！千萬不可爲這人所惑！他們用的是外國羅盤，一定是洋鬼子差遣來的漢奸；他們是天主教，他們將這隻大船，已經賣與洋鬼子了，所以纔有這個羅盤。請船主趕緊將那三人綁去殺了，以除後患；倘與他們多說幾句話，再用了他的羅盤，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錢，他就要來拿我們的船了。」誰知這一陣嘈嚷，滿船的人，都爲之震動；就是那演說的英雄豪傑，也在他裏喊道：「這是賣船的漢

好；快殺，快殺！」船主舵工聽了，俱猶疑不定，內中有一個舵工，是船主的叔父，說道：「你三位來意甚善，只是衆怒難犯，趕快去罷！」三人垂淚，連忙回了小船。那知大船上人，餘未息，看三人下了小船，忙用被浪打碎的斷棹破板拋打下船去。你想，一隻小漁船，怎禁得幾百個人，用力亂砸？頃刻之間，將那漁船打得粉碎，看著沈下海中去了。未知三人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章 歷山山下古帝遺蹤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

話說老殘在漁船上，被衆人砸得沈下海去，自知萬無生理，只好閉著眼睛，聽他怎樣。覺得如落葉一般，將身飄飄蕩蕩，頃刻工夫，沈到海底了——只聽耳邊有人叫道：「先生起來罷！先生起來罷！天已黑了，飯廳上飯已擺好多時了。」老殘慌忙睜開眼睛，楞了一楞道：「呀，原來是一夢。」

自從那日起，又過了幾天，老殘向黃大戶的管事人道：「現在天氣漸寒，貴居停的病，不會再發，明年如有委用之處，再來效勞；目下鄙人要往濟南府去，看看大明湖的風景。」管事再三挽留不住，只好當晚設酒餞行，封了一千兩銀子，奉給老殘，算是醫生的謝儀。老殘道了謝，也就收拾箱籠，告辭動身，上車去了。

一路秋山紅葉，老圃黃花，頗不寂寞。到了濟南府，進得城來，家家泉水，戶戶垂楊，比江南風景，覺得更爲有趣。到了小布政司街，覓了一家客店，名叫高陞店；將行李卸下，開發了車資酒錢，胡亂吃點晚飯，也就睡了。

次日，清晨起來，吃點兒點心，便揣著串鈴，滿街了覓一回，虛應一應故事。午後，便步行至鵲華橋邊，雇了一隻小船，盪起雙槳；朝北不遠，便到了歷下亭。上船進去，入了大門，便是一個亭子，油漆已大半剝蝕完了。亭上還懸著一副對聯，寫的上聯是「歷下亭子古」，下聯是「濟南名士多」，上題「杜工部句」，下署「道州何紹基書」。亭子旁，又有幾間房屋，也沒有什麼意思。復下船向西盪去，不遠又到了鐵公祠畔。你道鐵公是誰？就是明初與燕王爲難的那個鐵鉉。後人敬他的忠義，所以至今春秋時節，士人尙不時來此進香。到了鐵公祠前，朝南一望，只見對面千佛山上，梵宮僧寮，與那蒼松翠柏，高下相間；紅的火紅，白的雪白，青的靛青，綠的碧綠；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，夾在裏面；彷彿是宋人趙千里的一幅瑤池圖。正是數千里山水屏藩，款賞不絕，忽聽一聲漁唱，低頭望去，誰知那明湖水已澄清同鏡子一般。那千佛山的倒影，映在湖裏，顯得明明白白；那樓台樹木倒影，也分外光彩；覺得比上頭那個千佛山更加好看，更加清楚。這

湖的南岸上去，便是街市，卻有一叢蘆葦，密密遮住；現在正是著花時候，一色白花，映著斜陽，好似粉紅絨氈，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，實在奇絕。老殘心裏想道：『如此佳景，為何沒有甚麼遊人？』看了會兒，回轉身來，看那大門內楹柱上，有一副對聯，上句是「四面荷花三面柳」，下句是「一城山色半城湖」。暗點頭道：『真真不錯！』進內便是鐵公的享堂，朝東便是一個荷池；繞著九曲迴廊，到了荷池東面，就是月門；月門之東，有三間舊室，上有破匾，題著「古水仙祠」四個大字。祠內一副舊聯，寫的是：「一盞寒泉薦秋菊，三更畫船穿藕花」。殘過了水仙祠，仍舊盪著船，到了歷下亭後面；兩邊荷葉荷花，將船夾住。殘荷葉初枯，擦的船咄咄價響；那水鳥被漿驚起，格格價飛；那已老的蓮蓬，不斷的碰到船窗裏面來。老殘隨手摘了兩個蓮蓬，一面吃著，一面船已到鵲華橋畔。老殘纔到了鵲華橋，覺得人煙稠密；也有挑擔子的；也有推小車子的；也有坐二人揀的藍呢小轎的。看這轎子後面，一個跟班戴個紅纓帽，膀子底下，夾了一個護書，拚命飛奔；一而用手巾揩汗，一面低著頭跑。街上五六歲的孩子，不知避人，被那轎夫無意踢倒一個，他便哇哇的哭起來了。那孩子的母親，趕忙跑來，問：『誰碰倒你的？誰碰倒你的？』問了兩句，那小孩只是哇哇的哭，並不說

話：問了半天，纔帶哭道：『這擡轎子的人。』他母親擡頭一看，那轎子已經擡了有二里多遠了。那婦人挈了孩子，嘴裏咕嚕咕嚕的罵著，就回去了。老殘從鵲華橋往南，緩緩向小布政司街走去。一擡頭，見那牆上貼了一張黃紙，有一尺長，七八寸寬的光景，居中寫著「說鼓書」三個字，旁邊一行小字，是「二十四日明湖居。」那紙還未乾燥，心知是纔貼的，只不知道這是什麼事情，別處也沒有見過這樣招紙。一路走著，一路盤算。只聽得耳邊有兩個挑擔子的說道：『明兒白妞說書，我們可以不必做生意，來聽書罷。』又走到街上，聽鋪子裏有人說道：『前次白妞說書，是你請假的，明兒說書，應該我告假了。』一路行來，街談巷議，大半都是這話。心裏詫異道：『白妞是何許人？說的是何等樣書？爲甚一紙招貼便舉國若狂如此？』信步走來，不知不覺，已到高陞店口。進得店門，茶房便來回道：『客人用什麼夜膳？』老殘一一說過，就順便問道：『你們此地說鼓書，是什麼頑意兒？何以驚動這許多人？』茶房說：『客人，你不知道，這說鼓書，本是山東鄉下的土調，用一面鼓，兩片梨花簡，名叫「梨花大鼓」，演說些前人故事，本也沒有希奇；自從王家出了個白妞，黑妞姊妹兩個——這白妞名叫王小玉，此人是天生的怪物，他十二三歲時，就學會了說書的本事，他

卻嫌鄉下的調兒，沒甚出奇，就到戲園裏看戲，將什麼西皮，二簧，梆子腔等調，一聽就會；什麼俞勝，陳長庚，張二奎等人的曲子，他一聽也就會了；仗著他的喉嚨，要多高就多高；他的中氣，要多長就多長；他又把南方的崢嶸小曲，種種的腔調，都拿來裝在大鼓書的裏面；不過二三年工夫，創出這個調兒，竟至無論南北高下的人，聽了他唱書，無不神魂顛倒。現在已有招紙，明兒就唱。你不信，去聽一聽，就知道了。只是要聽，還要早去，他雖是一點鐘開唱，若到十點鐘去，便沒有坐位了。」老殘聽得，也不甚相信。次日，六點鐘起身，先到南門內，看了舜井；又出南門外，到歷山腳下，看看昔日大舜耕田的地方。及至回店，已有九點鐘光景。趕忙吃了飯，走到明湖居，不過十點時候。那明湖居，本是個大戲園子，臺前有一百多張桌子。那知進了園門，園子裏面，已經坐滿了。只有七八張桌子，都貼著撫院定，學院定，道署定的紅紙條兒。老殘看了半天，無處插足，只好袖子裏掙了二百錢，送了看坐兒的，纔弄了一條短板櫈，在人縫裏坐下。看那戲臺上擺了一張半桌，桌上放著一面板鼓，鼓上放了兩片鑼簡兒。心裏知道，這就是梨花簡了。旁邊放著三絃子；半桌後面，列著兩把椅子，並無一個人坐在臺上；偌大個戲臺，空空洞洞，一無他物，看來不覺好笑。園子裏面，頂